

亲情与爱情

□刘学兵

晚上,他在电脑前兴致勃勃地玩游戏,她来到面前,要他亲一下。

他一愣:“怎么了?”

她说:“没什么,就是想你亲我一下。”

他笑了,都老夫老妻的了,还玩那些浪漫干吗呢,也不怕孩子们看见了笑话。她看出了他的意思,说:“怎么?年纪大了就不兴浪漫了吗?”她有些不高兴。

结婚快三十年了,孩子早已成年,孙子都有了。该亲的,在年轻时已经亲过了,该浪漫的,在那个时候已经浪漫过了。现在的生活,越来越贴近现实,整天都在为柴米油盐奔波,孩子还在为还房贷辛勤工作。谁还有心思整天在浪漫上纠结呢?

可今天晚上,她非要他亲一下不可。看到她噘着嘴,一副不高兴的样子。他赶忙妥协,在她的额头上马马虎虎亲了一下。谁知她还不满足,非要亲嘴唇,说亲嘴唇,那才是亲,不然怎么叫亲嘴儿呢?他有些惊讶。咦?今晚怎么要起几十年前的小脾气,还得分寸了?

他的手指从键盘上移开,把嘴伸过去,在她有些干瘪的唇上一掠而过,眼睛还没有忘记往儿子的房间门口瞟上一眼,好像在做贼,心虚得很。

“蜻蜓点水,”她说,“有点敷衍了事哦。”过后,她提出了一个让他感觉很难回答的问题。她说:“你说我们之间,就是现在,结婚快三十年了,爱情多一些,还是亲情多一些?”他怔怔地望着她,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好在她没有再追问,他也就松了一口气,继续玩游戏。

她没有走开:“老公,你给我写一封



情书吧。”

他再次不解地望着她。“我喜欢你写的情书,你从前给我写的,我现在都还留着呢。”她的眼里似乎含着泪光。

“还留着啊,那么多年了。”他有些意外,感觉今晚她有些不正常。

她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叠陈旧的信封,邮戳已经开始模糊了。她从里面掏出一页页受潮而发软的信笺,上面的文字看上去是那么的遥远、暗淡,他一眼就认出了几十年前自己那些熟悉的笔迹,还有那自己最擅长用的开头:我亲爱的。

他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。他们经过朋友介绍,认识还不到一个月,她就去了深圳,而他却留在了村里。那以后,书信就成了他们之间唯一联系的方式。他的文字功底不错,感情细腻,信的开头往往就是那句:我亲爱的。

虽然千篇一律,但是她却百看不厌,感觉比写成“亲爱的”三个字还要亲切,还要有味道。

他的心里不禁感慨万千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文字陈旧了,感情是不应该陈旧的。严格来说,那些文字也不会陈旧,因为爱都是永恒的。

他握住她的手,两人都感受到了彼此的温暖。

借着灯光,他发现她整齐的黑发中,有一些白发躲躲藏藏,却又不屈不挠地和黑发拥挤在一起,一点都不想退让的意思。

他抱住她。二十岁时的爱情过去了,五十多岁的爱情才刚刚开始。而她背着他,将一份癌症诊断书揉成一团,塞进床头柜的抽屉。

忽地,他感觉到,自己一根头发被分离出去。那一定是她也发现了他的一根白发,拔了。

几天后,复诊结果出来了,她完全松了一口气,原来是虚惊一场。想到自己那个夜晚的冲动,她心里突然感觉有些不好意思。



妹子你被害惨了

初中时同班两个男生打算英语考试作弊,用传纸条的方式,两人考试坐在同一列,中间只隔了一个女生,两人要传纸条必须通过那个女生,女生提出帮他们传的条件是也给她看答案,两个男生都很讨厌那女生但没办法只好答应。

最后,男生想出一个办法,如果选择题答案是A,他们在纸上就写B,是B,就写C,以此类推,最后,两个男生都考了100多分,女生考了17分,妹子一脸无辜的样子,我记得太深刻了!

换个地方吃

忙到现在,终于有时间吃口盒饭。

我看看这有鸡腿和鱼,而我的助理阿曼那只有青菜。

想起他忙忙碌碌地为我干了那么多活,不禁有点过意不去。

于是我赶紧换了个地方吃。

快看

一个人在家,有人敲门,是一个快递员,手里拿着小龙虾、肯德基、麦当劳啥的。

我说:“我没叫外卖啊。”

快递员说:“是你一个朋友圈的朋友,他手机坏了,没办法分享他今天晚上吃的啥了,就让我挨家挨户给你们看看,你快看,一会还有十多家呢。”

为难

回到家,儿子和老婆都没睡。

儿子说:“老爸过来!”

我正要过去,老婆说:“老公过来!”

我对儿子说:“你妈也在喊我,她是我老婆,你是我儿子,我到底该去谁那边?”

儿子沉思片刻,一脸严肃,说:“你应该清楚自己姓什么!” (广日)

·纪|实|连|载

心会痛 才会长大

■文/张智澜

(4)

我的师傅吴慧娟

故事要从突如其来的2008年“汶川地震”开始讲起。

这场浩劫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和生活。在吴姐心里,一直难忘震区那些顷刻倒塌的房屋、痛苦绝望的嘶吼对自己灵魂的震撼。身为一个唐山人,地震的创伤对她而言是如此的熟悉。

彼时的我还在校园中和同学们一起为灾区的同胞祈福,而年轻的吴姐却不满足于默默致哀,震后重建工作为她加入基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。

来到基金,吴姐的起点和现在的我一样。

她负责的工作是整理灾区儿童名单。虽然每月只有600元的志愿者津贴,但这份工作却让她分外珍惜:周围的其他志愿者中有来自全球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、贝恩等的商业精英,有保险行业的资深专家,还有媒体、金融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。吸引他们成为无偿志愿者的理由只有一个:保障因灾害、残障、家庭贫困等各种原因孤独成长的孤儿。

手中握着琐碎的工作,名单处理既枯燥又要求精准,在人力不够的情况下,加班成了家常便饭。专家老师们指点年轻的她,“一张卡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孩子的生命,小吴你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啊。”

这每月600元津贴的志愿者工作,吴姐一干就是一年半,在基础工作的磨砺中有过酸甜苦辣,却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。后来她凭借勤恳务实的工作态度成为基金工作团队的正式成员。

一年半,每月600元津贴,吴姐的故事牢牢攫住了我的心。想到我自己在面试时大放厥词的样子,不禁汗颜:成长路上有一道道关隘,如果是我面临这种考验,我能够坚持下来吗?

不久后,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

来。

2009年7月,中国儿基会联合民政部启动了“孤儿保障大行动”,通过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为全国在民政系统注册的0—18岁孤儿提供重大疾病公益保险。在我眼中已井然有序的基金,在成立之初,它却仿佛是吴姐眼中的一个幼小孩子,她看着它蹒跚学步,又默默陪伴它向阳成长。

吴姐还没身处地为孩子们着想,仔细查证,排除万难,与承保公司多次交涉,最终为福利院的孤儿争取到了专门的通融承保,让在福利院生活的孤儿的公益保险承保率一举提高了数倍。

随着时间推移,基金团队许多优秀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陆续赴美留学,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、芝加哥大学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……这些闪亮的名字让团队的每一个人既兴奋又焦虑。他们的离开,意味着更多责任迫切需要承担。成长,就成为吴姐个人字典里排名第一的关键词。

在阿里所属的淘宝、天猫、聚划算、支付宝平台上,百万名爱心人士为孤儿捐赠。数十万家爱心网商通过“公益宝贝”,以平均每笔7分钱的捐款,垒起了善款千万元级的爱心高塔。在基金的捐赠人中还有保险行业的资深从业者,每月200元的捐赠至今已持续了四年多。

我的师傅吴慧娟,该如何诠释她呢?别致姓名背后的坚强,美丽面庞下的智慧,她就像一个划火柴的人,用她的光和热贯穿始终,让我得以管窥眼前这个平静团队背后的热情。

合上手里的杂志,吴姐忙碌的身影伴着办公室的灯光,成为我脑海中一道独特的剪影。我默默思忖着专访文章中的每一个字,心里暗想着,将来的我会有机会和吴姐一样完成我的那份蜕变吗?我会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,让自己的经历也落在纸上,成为时光的纪念呢?

下期关注:打印事件和买粥事件

·小|说|连|载

家族阴谋

(6)

■文/永城

俊探秘闯青林雅墅 愕然遇见失联友

“青林”指的是青林雅墅。这并不难打听。龙关镇毕竟不大,哪里新开发了一个楼盘,酒店的服务生都能回答。

Steve待阿强离开,立刻乘计程车直奔青林雅墅,一路诧异:黄美珠要买房,为何不考虑自己公司盖的楼?员工不是都有更实惠的员工价?莫非是户型或价位不合适?青林雅墅就更适合?

青林雅墅项目地处龙关镇边缘,位置很是偏僻。楼宇还没影子,只有一座售楼处,孤零零立在一大片野草丛生的荒地边缘,外观却又富丽堂皇得有些诡异,好像荒野里突然冒出来的华丽的怨魂。

售楼处的厅堂里同样冷冷清清,只有一位售楼小姐在强颜欢笑,掩饰不住随时准备倒地就寝的愿望。Steve知道自己不像本地人,找了个帮父母落叶归根的借口,要在故乡买一处养老之地。小姐勉强添了几分热情,为Steve介绍楼盘——青林雅墅是一个由独栋别墅和连体低层组成的豪华小区,配备高级会所、花园和十八洞高尔夫球场,目标客户群是珠三角和香港的有钱老板,房价丝毫不亚于深圳或广州。Steve越听越迷惑不解:黄美珠——一个月薪六千的小出纳,打算买这么贵的豪华别墅?

“开发商是哪家公司?”Steve问。

“林氏地产。”

Steve暗暗点头:林氏地产集团,另一家香港房地产公司,在香港和银河置业旗鼓相当。两个对头竟然在龙关这弹丸之地也摆起了擂台。

“价格稍微贵了些。”Steve面露犹豫之色,“本地的房价有那么高吗?我看过一些别的,比如银河东莞……”

Steve停得恰到好处,耐心观察小姐表情。银河和青林原本不在同一档次,面对的也绝非同一客户群体。这个问题售楼小姐应该能够轻松应对。

小姐却眉头微微一皱:“价格可以和我们经理谈,我可以叫他出来。”

售楼小姐掏出手机,脸上充满倦意。是她

根本没兴趣卖房,还是“银河”二字触动了什么?

电话显然无人接听。售楼小姐皱着眉把手机从耳朵上拿下来,抬头隔着玻璃窗眺望,“噢!经理可能是要出去!”

Steve顺着她的目光望向窗外,遥遥一个壮实的背影,正快步走向计程车。那人身穿衬衫西裤,和所有房产中介的扮相相同,头发有些过厚过长,不负责任地堆在脑后,有点民国遗老的风范。看上去该是个不修边幅的本地人。

可偏偏在他侧身钻进计程车的一刻,Steve猛然一愣。

可这不可能。不可能是他。

从Steve记忆中突然冒出的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。个头和Steve相仿,肌肉却多了不少,塞满衬衫或T恤,尤其是肩膀和胸部,把白色布料撑出了微光,挥发着混合了汗气的暗香。

那所大学在美国北方,距离汽车城底特律几十公里。校园所处的小镇因大学而闻名:Ann Arbor。校园里集结了来自全世界的年轻人。Steve和阿文的相遇极其普通。两人只是一同打工的“工友”,在一个杂乱而陌生的语言环境中,能用国语顺畅地交谈。

他们认识的半年后,阿文获得一笔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奖学金。因此转学去了洛杉矶。Steve受不住阿文的鼓动,也追随着去了。年轻人之间的情谊原本更真挚些,孤独的异乡又是纯化剂。他们有时谈到未来:一同旅游和创业。然而,突然有一天,阿文把所有朋友都请到日料店,宣布他将放弃学业,回台湾去继承家业。之前没和Steve商量,之后了无音信。Steve愕然发现,原以为的情谊其实并不存在。

所以,这龙关小镇上遥遥瞥见的售楼经理不可能是阿文。此时他该住在台北的豪宅,开着欧洲的豪车,穿阿玛尼西装,给妻子买卡地亚的首饰。

“先生。先生?”售楼小姐重复了两遍。Steve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。

“经理可能临时有事走了。你要不要给我您的电话,我让经理打给您?”

Steve摇摇头:“不用。我明天再来。”

下期关注:旧念作祟找清静 老板急电召回京